

# 橘子洲头忆往昔

□ 刘宏江

“独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头……”

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著名的《沁园春·长沙》的起句。诗词深沉慷慨，大气雄浑，读来荡气回肠，令人感奋不已。

长沙，湘江，橘子洲。这些地方，与一位伟人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，让我向往之至。

初夏，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。我和几位友人千里奔波，相约来到历史文化名城长沙，感受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。入住酒店、用罢晚餐后，大家不顾旅途劳顿，纷纷提议，去看一看被誉为“中国第一洲”的长沙市著名景点橘子洲。打车来到位于城西的湘江岸边，已是暮色四合、灯火璀璨的黄昏。隔着辽阔江面和滔滔江水，远远地眺望一眼橘子洲模糊的轮廓，便匆匆而返，意犹未尽。翌日一早，大家再次建议，去橘子洲公园参观游览。

橘子洲，袅袅碧波之上，也称水陆洲、长岛、橘洲。这座位于湘江中的狭长江心洲，以遍植橘树、盛产美橘而得名。唐代大诗人杜甫途经此地，挥笔写下“橘洲田土仍膏腴”的千古佳句。宋代理学家、教育家张栻曾在岛上居住，朱熹从福建专程来此拜访过他。20 世纪初，因为毛泽东和他那首《沁园春·长沙》，橘子洲更是名扬天下。

1913 年，从湘潭韶山冲走出来的毛泽东，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。在校期间，他勤奋好学，博览群书，思想活跃，见解独到，特别关心时政，同学们亲切地称他“时事通”，并且都喜欢聚集在他周围，交流学习心得，畅谈人生国事。

“携来百侣曾游。”周末和暑假，毛泽东、蔡和森、罗学瓚、张昆弟等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，经常相约走出校门，或登临岳麓山巅，或漫步橘子洲头。一群思想进步的青年学子，时而凝神静思，时而随意漫谈，时而欢声



青年毛泽东塑像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笑语，时而慷慨激昂。他们或臧否人物，或感慨人生，或针砭时弊，或瞻望未来。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。”他们年轻的身上，洋溢着热忱如火的青春气息；他们宽厚的胸腔内，正孕育着光焰万丈的革命理想。

毛泽东，这个一向喜爱体育锻炼、提倡“文明其精神，野蛮其体魄”的年轻人，每次来到位于橘子洲头的湘江边，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不听别人劝阻，不顾江流湍急，第一个勇敢扑入滔滔江水，兴勃勃地畅游一番。“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。”不是吗？置身于这汹涌澎湃的江水，那是何等的畅快淋漓，又需要怎样的胆魄和力量呵！是滚滚不息的湘江水，砥砺了这个年轻人钢铁一般的意志。

“身无半文，心忧天下。”这就是青年毛泽东。这个从偏僻小山村走出来、经常穿补丁衣服的农民的儿子，虽为一介书生，但他总是以自己崇高的人格魅力和豪迈的精神情怀，感染着、影响着身边的每个人。

我能想象出，血气方刚、怀揣远大抱负的青年毛泽东，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思索和追问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他希望用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毕生精力，和亿万中国人民一道，改造眼前这个风雨如晦、千疮百孔的旧中国，彻底摆脱被人欺凌、任人宰割的命运。站在橘子洲头，面对辽阔江天、如画美景，他并不像一般赋骚人那样去吟弄风月，而是抛开心中的小我，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。他感慨万千，直抒胸臆，用一腔浓重的湖南乡音，大声发出“怅寥廓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”的天问式浩叹。

而这一切，不仅仅停留在诗人毛泽东那浪漫奇崛的想象中，更贯穿于他上下求索的伟大实践。他亲手开创并为之奋斗一生的千秋伟业，彻底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“三座大山”，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，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更生再造，并以更加昂扬的姿态，屹立于世界民

## 寺街拾梦

选着心仪的珠子，屋内静得只听见她拨动珠子弹出的清脆声。

多年未走进这条小巷了。第一次听说寺街，来自一篇媒体报道，后来又听高中班上一位姓解的同学说起，她爷爷以前就住在寺街 50 号。所以每到寺街，我都要好奇地路过 50 号一探究竟，可惜每次都关着门，平添了一份神秘感。寺街解氏听闻不多，倒是袁氏、范氏、李氏、徐氏等十多个家族，在书画、诗学、教育等领域名扬古今。明万历己丑年进士袁九皋家族繁茂，走出了著名教育家袁运开、艺术家袁运甫和袁运生等后人。整个范氏从明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 年）的贡生范应龙开始，诗书传家，人才辈出，今以画家范曾为著。清朝南通籍清官福建按察使李玉鋐，其第四子便是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李方膺。寺街 59 号据说是近代国学大师徐益修 的祖宅，其弟为“中国四大古琴家”之一的徐立孙，创办了梅庵琴社。

如今，李方膺的梅花楼早已不见，寻寻觅觅，我途经一入户花园，迎面墙上挂着“南通梅庵琴社”字样的

木刻牌匾映入眼帘，想必此处常能听到悠扬的琴声。循着主巷一直向前，透过一扇虚掩的门，我发现了满园的秋色，还有一树红彤彤的柿子。在院主的允许下，我欣然跨过门槛，一只雪白的猫伏在屋檐下朝我喵喵了几声。小院由正厅、侧房和花园组成，静谧而祥和，恰若大隐隐于市。正厅内两侧挂满了字画，大门正上方红底金字的“长寿之家”牌匾尤为显眼，落款：甲午范曾。在这移步皆风景、转身不寻常的寺街小院，真乃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啊。走过史白烈士故居，脚步停在了寺街 125 号。实验小学旁竟藏着清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 年）状元胡长龄的老宅子，胡长龄官至礼部尚书，时称“江东三俊”之一。若不是门外挂着标牌，这座一堂三进式老宅，谁能想象出里面装满了状元公儿时苦读或是戏耍的身影。

寺街里名人故居、历史建筑、革命遗迹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遍布。作为人文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街区，如何激活这些历经岁月侵蚀的老建筑、老宅院，对其积淀数百上千年的建

## 书房是城市的温度

品很多，有咖啡，有茶。除了红茶绿茶，还有各种花茶，茉莉啊，菊花啊，玫瑰啊。店主是非常年轻的女生，姿容纯纯的，表情淡淡的，不怎么说话，每天就忙着给客人做茶点，煮咖啡。书不用她操心，顾客尽管自己挑，自己拿。看或者不看，书，就在那里。

店里的客人也很安静，即便交谈，也是悄声低语。他们多数都埋头沉浸在一本书里，面前的一壶红茶，醇厚绵稠，冒着热气。

当我慕名第一次踏进小店，便被那里优雅的气氛惊艳到了。我无须买书，我只要坐在那里。或者，就只是隔了玻璃窗，呆望那幽蓝的河水。好像也没有什么主客之分，凡是走进这里的人，本就有着同样的气场。我们不是主客，我们只是，惺惺相惜。

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，不仅是人，城市也一样。比如“懒吧”，比如“书是书非”，它们给一座城市增添了丰厚而又隽永的注脚，那是低调的

奢华。

也许真正能经营好一家书店的，也必须是读书人吧。比如“懒吧”，它的店面不在闹市，也不靠大街，但却好酒不怕巷子深，那回头客是一拨接一拨，回头客带来了新客，新客变成旧客，旧客又带来新客。

就在上周，我去“懒吧”买了新的棉布裙，离开的时候，漂亮知性的女店主忽然笑吟吟地对我说：“从微信上看了你好多文字呢，真是喜欢！店里来了新的夏凉被，送你一条啊！喜欢什么颜色？”

我一时，愣住了。然后便觉心里有股热热的东西，在涌动翻滚着。这岂止是一家店啊，这分明像是走进了自己的家。我想，如果哪天写字不顺，一定来“懒吧”的楼上，找找灵感。

还有“书是书非”。据说附近原来也有不少书店，但都关了门。只有它，还开着。有很多青年志愿者会来帮忙看店，纯粹义务劳动。店里的玻

璃门上写着这样的字：“开一家可以的店，见一些可能的人。”书是书非，如它门前那只米黄色的吊篮，自在优游，与美丽的白浪河水相看两不厌。

犹记得 20 年前，我在威海读大学。班里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，贫穷的、富有的，俊俏的、丑陋的。但图书馆的大门，却对每一个人平等地敞开着。每个晚上，每个周末，每个节假日，我都会坐在那里。一想到整个图书馆的书都是我的，那股欣喜，真的能让我偷偷地笑出声来。

在学校有图书馆，当踏进社会呢？要是每个城市都能有一个 24 小时营业的图书馆就好了。那就是一座城市的书房啊。这书房属于一座城市，也属于城市里的每一个人。当你走进它，就像踱步走进自己的私人领地。黄昏或者午夜，阅读或者小憩。又或者，躺在长长的软沙发上，沉沉地睡去。而值班的店员会轻轻地走过来，给你盖上一床薄薄的毯子。毯子下面，就是书房的温度。

不是痴人说梦。每个城市，都应该有这样的书房。每个城市，都应该有这样的温度……

## 去游埠吃早茶

□ 李希文

前不久去浙江兰溪，连襟说：“去游埠吃早茶吧。”游埠的早茶我早就有所耳闻，但从来没去吃过，于是便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。

从兰溪城里到游埠只有 20 多公里路程。顺着兰江边上的一条乡村公路开车过去，半个小时就到了。沿途的田野风光，很是养眼。

游埠是唐宋五代诗僧、画僧贯休的出生地，也是世界级摄影大师郎静山先生的故里。这里的人有吃早茶的习惯。近些年，游埠的早茶已成网红。除了当地和周边县市的人，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也不在少数。每天早晨，游埠的老街上总是熙熙攘攘，停车位也经常“一位难求”。这，都是因为早茶的诱惑。

印象中的早茶应该是设在茶楼之类的楼堂之内的，就像扬州的富春茶社那样。游埠的早茶却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：老街两旁搁着的一块块长桌板、门板，一条条有些老旧的长凳，便是吃早茶的所在了。

找个空位子坐下来，泡上一杯茶，吃早茶就算开始了。在游埠吃早茶，你不必纠结在哪家吃，因为人家摊主并不会计较你坐他家的位子，吃别人家的早点。所以，随便找个摊位一坐，你就可以把整条老街上的小吃尝个遍。这也是游埠早茶的诱人之处。

茶叶不错，是兰溪当地山里的明前土茶，茶味清淡，喝着却有种润润的感觉。其实，在游埠吃早茶，茶并不是最主要的，各种令人垂涎的特色早点小吃，才是许多人慕名而来的原因。

游埠老街上的早点小吃品种颇多，而且味道好，价钱也不贵。花上三个五十元钱，就可以尝遍小镇上的各种美食了。

在游埠吃早茶，汤团是必须要尝一尝的。这里的汤团用的是当地农家自己浸泡、磨制的“汤团粉”，裹以用切成细粒的豆腐干、鲜竹笋、落汤青（当地的一种青菜）和肉丁等炒制而成的馅料，吃起来味道鲜美，且糯中微带一点点韧性，不黏牙齿。吃这种汤团的时候，老吃客们会在碗中撒上一点白胡椒粉，胡椒的辛香能很好地提升汤团的口感，增加味觉上的鲜香感。

鸡子馃也是去游埠必吃的传统美食之一。“鸡子”在兰溪方言里就是鸡蛋的意思，而“馃”指的是用面粉或米粉做成的馅饼。这种名列“兰溪十

大名小吃”的鸡子馃，以香葱和夹心肉丁为馅料，在用平底锅煎制时，将打好的生鸡蛋灌入其中，使蛋液与包在馃中的肉和香葱馅融为一体。香葱是鸡子馃的“灵魂”，做鸡子馃必须放入很多香葱，因为香葱中的空洞是蛋液能够均匀分布在馃内的奥妙所在。

还有豆腐汤团，也是很值得一尝的特色小吃。豆腐汤团不是人们一般理解的以豆腐为馅的汤团。恰恰相反，它是一种将馅料包在豆腐里面的汤团。豆腐汤团的做法有些特别：先要把用卤水做出来的老豆腐捣碎，放入调料，搅成糊状。再盛一碗面粉，并将其压实，形成中间低、四周高的漏斗状。然后，用调羹把豆腐舀入面粉碗中间的凹处，将肉馅放入豆腐内，再轻轻晃动粉碗，让面粉均匀地裹在豆腐外面。待其渐渐定型呈球状后，立即放入用猪骨熬制的鲜汤里。待煮熟后，连汤一起盛入碗中，撒上些葱花。吃到嘴里，那鲜香爽滑的感觉，妙不可言。

在游埠吃早茶，肉沉子也是一道无法抗拒的美食。肉沉子据说是以前兰溪女婿们的“专属点心”，是丈母娘专门做给女婿吃的。所谓“肉沉子”，其实就是在生鸡蛋黄中放入肉馅，然后做成水潜蛋。这道小吃的制作难点，是将肉馅放入生鸡蛋黄的过程。三根筷子，一只杯子，这是做肉沉子必用的工具。制作时，先将鸡蛋打入杯子，然后左手持一根筷子，在蛋黄中间戳一个小洞并小心撑住洞口，再用右手持两根筷子，将调好的肉馅一点点塞进蛋黄里。整个过程必须左右手紧密配合，小心翼翼，既不能把蛋黄弄破，还要尽可能在蛋黄中塞进更多肉馅。做肉沉子的高手，能在一个生鸡蛋黄里塞入一两左右的肉馅。想想当年的丈母娘们为了疼爱女婿，也是拼了。

游埠早茶的小吃远不止这几样。炒索粉干、酥饼、馄饨、印馃、牛肉面、粽子、发糕、角带酥等，都是值得尝一尝的。

吃完了早茶，在游埠古镇的老街巷里走走，也是不错的享受。镇上的商铺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自然形态，没有过度开发、千人一面的现象。这一点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

漫步游埠古镇，一种根植于地域、历史和人文，质朴、自然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。这，正是它让人们着迷的地方。

## 悬崖上的古镇

□ 胡伯志

若不是亲眼所见，很难想象有这么一个三面环水、背面靠山的古镇，屹立在滔滔江水的畔的悬崖之上。

从贵州省赤水市驱车半小时，就到了丙安古镇。一抬头，一座高大雄伟的铁索桥横跨在赤水河上，醒目的“长征”二字庄严肃穆，桥两侧红旗飘扬，让人不由得想到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英勇壮举。

走过铁索桥，距离河畔十余米处，一块块巨大的青色岩石矗立眼前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在这大石头的上方，居然修筑起了一排排错落有致的木结构楼房。原来，丙安人为了充分利用空间，在崖石下筑起水泥桩，形成独柱高楼，蔚然壮观。站在崖下仰望，神奇的巨石托起一座座楼房，虽历经岁月洗礼，依然稳固如初。

崖石的缝隙处，有一两米的进出口。顺着青石台阶上行，便到了古镇的东门。东门是石拱形，能容三个人过去。街上没有任何代步工具，有的只是来来往往的过路人，或许都是游客吧。脚踩着长条形的青石板，两边是错落有致的木排房，红漆的木门、木楼。一个小孩站在店铺前，望着过往游人，一条小白狗在她身边摇头摆尾。我走进一家店铺，挑选了豆腐干、辣椒面。这两样东西虽说哪儿都能买到，但丙安人说，他们的东西货真价实，不掺假，品质好，光是辣椒面，一年就能卖出两三吨的量。

街道上一点也不喧闹，仿佛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，古朴，宁静，祥和。走了大约 300 米，我在红一军团纪念馆驻足，参观馆里的枪支、弹药、军服、纪念章、手摇电话机等，还有红

本版插画 王超

